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第571卷至第575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無所得品第九

爾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為善思，問最勝曰：「佛授天王菩提記耶？」最勝答曰：「我雖受記而猶夢等。」

爾時，善思復問最勝：「天王受記為何所得？」最勝答言：「我雖受記而無所得。」

善思復言：「無所得者不得何法？」

最勝報言：「無所得者謂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見者，不得諸蘊及諸界、處，若善非善、若雜染若清淨、若有漏若無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若生死若涅槃，於如是等皆無所得。」

善思又問：「若無所得用受記為？」最勝答言：「以無所得故得受記。」

善思復問：「若如天王所說義者，便有二智：一、無所得。二、得受記。」

最勝答言：「若有二者則無受記。所以者何？佛智無二，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記。」善思又言：「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記、受記？」

最勝答言：「授記、受記其際無二。」善思復言：「無二際者云何有記？」最勝答言：「達無二際即為有記。」

善思復問：「天王今者住何際中而得受記？」

最勝答言：「我住我際、住有情際乃至知者、見者際中而得受記。」善思復問：「此我際等當於何求？」

最勝答言：「當於諸佛解脫際求。」善思又問：「佛解脫際復於何求？」最勝答曰：「當於無明有愛際求。」善思又問：「無明有愛

復於何求？」最勝答曰：「當於畢竟不生際求。」善思又問：「此不生際復於何求？」最勝答曰：「此際當於無知際求。」

善思又問：「無知際者即無所知，云何此際當於彼求？」最勝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無知故於彼際求。」善思又問：「此際離言云何可求？」

最勝答曰：「以語言斷是故可求。」善思又問：「此語言云何斷？」

最勝答曰：「諸法依義不依語故。」善思又問：「云何依義？」

最勝答曰：「不見義相。」善思又問：「云何不見？」

最勝答曰：「不起分別：『義是所依，我為能依。』無此二事故名不見。」

善思又問：「若不見義，此何所求？」最勝答曰：「無見無取故名為求。」善思又問：「法可求者即為有求？」

最勝答曰：「是義不然，夫求法者實無所求。何以故？若實可求即為非法。」善思又問：「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法無文字亦離語言。」善思又問：「離文言中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性離文言心行處滅，是名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說，其不可說亦不可說，若有所說即是虛妄，虛妄法中都無實法。」善思又問：「諸佛菩薩常有言說皆虛妄耶？」

最勝答曰：「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云何虛妄？」善思又問：「若有所說當有何咎？」

最勝答曰：「有語言咎。」善思又問：「語言何咎？」最勝答曰：「有思議咎。」善思又問：「何法無咎？」

最勝答曰：「有說、無說，不見二相是則無咎。」善思又問：「咎何為本？」

最勝答曰：「能執為本。」善思又問：「執何為本？」最勝答曰：「著心為本。」善思又問：「著何為本？」

最勝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善思又問：「虛妄分別以何為本？」最勝答曰：「攀緣為本。」

善思又問：「何所攀緣？」

最勝答曰：「攀緣色、聲、香、味、觸、法。」善思又問：「云何無緣？」

最勝答曰：「若離愛取則無所緣，以是義故，如來常說諸法平等不可攀緣。」

說此法時，五千苾芻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無生忍，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最勝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即能發心，皆悉成就得不退轉，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佛言：「天王！諦聽！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最勝白言：「善哉！大聖！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純淨意發菩提心，正信具足親近賢聖，樂聞正法遠離嫉慳，常修寂靜好行惠施，心無限礙離諸穢濁，正信業果心不猶豫，如實了知黑白業果，設為身命終不作惡；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遠離十惡業道，心常繫念十善業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若見沙門、婆羅門等正行精進、戒品清潔、多聞解義，常起正念心性調柔，寂靜無亂恒為愛語，勤修諸善遠離眾惡，於自不高於他不蔑，離麤惡語遠無義言，不捨念住其心調直，能斷暴流善拔毒箭，於諸重擔悉能棄捨，超出無暇越度後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見此菩薩則應親附依為善友。」

「時，此菩薩方便善巧，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汝等當知！能行施者當得富樂，受持淨戒尊貴生天，聽聞正法獲大智慧。』復告之言：

『此是布施，此布施果；此是慳惜，此慳惜果；此是淨戒，此淨戒果；此是犯戒，此犯戒果；此是安忍，此安忍果；此是忿恚，此忿恚果；此是精進，此精進果；此是懈怠，此懈怠果；此是靜慮，此靜慮果；此是散亂，此散亂果；此是妙慧，此妙慧果；此是愚癡，此愚癡果；此身善業，此身善業果；此身惡業，此身惡業果；此語善業，此語善業果；此語惡業，此語惡業果；此意善業，此意善業果；此意惡業，此意惡業果；此法應作，此法不應作；若如是修感長夜樂，不如是修獲長夜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親近善友得聞如是次第說法。

「時，此菩薩知是法器，則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我、有情廣說乃至知者、見者。』復為宣說甚深緣起，謂：『因此法有彼法生，此法滅時彼法隨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若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愁歎苦憂惱滅。』

「時，此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復作是說：『真實理中無有一法可生可滅。何以故？世間諸法皆因緣生，無我、有情、作者、受者，因緣和合說諸法生，因緣離散說諸法滅，無一實法受生滅者。虛妄分別於三界中但有假名，隨業煩惱受果異熟，若以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則一切法無生無滅、無作無受。若法無作是亦無行，則於諸法心無所著，謂：不著色、受、想、行、識，不著眼處乃至意處，不著色處乃至法處，不著眼界乃至意界，不著色界乃至法界，不著眼識界乃至意識界。』

「時，此菩薩復作是說：『諸法自性皆畢竟空，寂靜、遠離、無取、無著。』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如是說，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樂見諸佛，樂聞正法，不墮卑賤，在所生處不離見佛聽受正法，供養眾僧，常見諸佛，勇猛精進志求正法，不著有為妻子、僕使，於資生具亦不貪著，不染諸欲，常依正教修佛隨念，捨俗出家如教修行轉為他說，雖為他說而不求報，見聽法眾常起大慈，於有情類恒起大悲，廣學多聞不惜身命，常樂遠離少欲喜足，但採義理不滯言詞，說法修行不專為己，為有情類得無上樂，謂佛菩提大涅槃界。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遠離放逸，勇猛精進攝護諸根，若眼見色不著色相，如實觀察此色過患，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爾，若縱諸根名為放逸，若能攝護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調伏自心，將護他意，名不放逸。遠離貪欲，心順善法，尋伺、瞋癡、不善根本、身語惡業及二邪命，一切不善皆悉遠離，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常正念，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信為上首，正信之人不墮惡趣，心不行惡賢聖所讚。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法修行，隨所生處常得值佛，遠離二乘安住正道，得大自在成就大事，謂諸如來正智解脫。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欲求安樂，常勤隨順一切智道。

「天王當知！今此大眾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於過去無量大劫供養諸佛修集善根，是故應當勤加精進勿令退失。若天、人等能制諸根不著五欲，遠離世間常修出世，三業清淨習助道法，名不放逸。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正信具足心不放逸，勤修精進令得勝法，名不放逸。諸菩薩摩訶薩欲具正信、心不放逸、精進正念，當學般若波羅蜜多，因是念智能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具足正信心不放逸，勤修精進即得正念，用是念智知有、知無。云何有、無？若修正行得

正解脫，是名為有；若修邪行得正解脫，是名為無。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世俗為有，勝義為無。精進菩薩能得菩提，是名為有；懈怠菩薩得菩提者，是名為無。說五取蘊皆從虛妄分別而生，是名為有；說世俗法不由因緣自然而起，是名為無。說色無常、苦、敗壞法，是名為有；若言常樂非敗壞法，是名為無。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無明緣行，是名為有；若離無明而行生者，是名為無。乃至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亦復如是。施得大富，是名為有；得貧窮者，是名為無。受持淨戒得生善趣，是名為有；生惡趣者，是名為無。乃至修慧能得成聖，是名為有；作愚夫者，是名為無。若修多聞能得大智，是名為有；得愚癡者，是名為無。若修正念能得出離，是名為有；不得為無。若行邪念不得出離，是名為有；能得為無。離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有；執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無。若言虛空遍一切處，是名為有；言五蘊中有真實我，是名為無。如實修智能得解脫，是名為有；若著邪智能得解脫，是名為無。離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有；著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無。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知世有、無能修平等，了達諸法從因緣生，世俗故有，不起常見；知因緣法本性皆空，不生斷見，於諸佛教如實通達。」

「天王當知！佛為菩薩略說四法，謂世沙門、婆羅門等及長壽天多起常見，為破彼執說行無常；有諸天人多貪著樂，為破彼故說一切苦；外道邪見執身有我，為破彼執說身無我；增上慢者謗真涅槃，是故為說涅槃寂靜。說無常者，令其志求究竟之法；為說苦者，令於生死遠離願求；說無我者，為顯空門令其了達；說寂靜者，令達無相離諸相執。」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學，於諸善法終無退墮，速成無上正等菩提。」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心行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法，修勝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徇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癡、怖行，名護正法；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

「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咀姪他 阿虎洛 屈洛罰底(丁履反下悉同)虎刺掣莎(去聲呼下悉同)寢荼 者遮 者遮折(支熱反)尼阿奔(去聲呼)若刹多 刹多刹 延多 刹也莎訶 陝末尼羯洛 郫魯鄆魯罰底迦 邏跋底迦阿鞞奢底尼莎刺尼 祚闍 祚闍末底 阿罰始尼 罷尸罰多 罷多 奴娑理尼 部多奴悉沒栗底 提罰多奴悉沒栗底 莎訶(九十七字)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有情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天王并人王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宣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說是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時，諸天宮殿、山海、大地皆悉振動，有八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時，最勝天王踊躍歡喜，以七寶網彌覆佛上，合掌恭敬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習無礙大慈、無厭大悲成辦大事，勤加精進學空等持，亦能精勤修

平等智方便善巧，如實通達清淨大智，明了三世平等妙理無有障礙，履三世佛所行正道。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具足修行妙慧妙智，親近善友樂聞深法，了知諸法皆如幻等，悟世無常生必歸滅，心無住著猶若虛空。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於一切處能得自在？」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五神通、具足無礙諸解脫門、靜慮、無量方便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處能得自在。」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門？」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妙智門，則能悟入一切有情諸根利鈍；得妙慧門，則能分別諸法句義；得總持門，了達一切語言音聲；得無礙門，能說諸法畢竟無盡。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門。」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力？」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寂靜力，成就大悲故；得精進力，成就不退故；得多聞力，成就大智故；得信樂力，成就解脫故；得修行力，成就出離故；得安忍力，愛護有情故；得菩提心力，斷除我見故；得大悲力，化導有情故；得無生忍力，成就十力故。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種種勝力。」

說是法時，五百菩薩得無生忍，八千天子得不退轉，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四萬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第六分證勸品第十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過去無量不可思議無數大劫，有佛名曰功德寶王，十號圓滿，國名寶嚴，劫名善觀。其土豐樂無諸疾惱，人、天往來不相限礙，地平如掌，無諸山陵、堆阜、瓦礫、荊棘、毒刺；遍生細草，柔軟紺青如孔雀毛，量纔四指，下足便靡舉步隨昇；瞻博迦花、悅意花等及餘軟草周遍莊嚴，不暑不寒四序調適，吠琉璃寶以成其地。時，諸有情心性調善，三毒煩惱制伏不行。彼佛世尊聲聞弟子一萬二千那庾多數，菩薩弟子六十二億。時，人極壽三十六億那庾多歲，無復中夭。

「有城名曰無垢莊嚴，其城南北百二十八踰繕那量，東西八十踰繕那量，城厚十六踰繕那量；門堞樓觀皆七寶成，十千園苑以為嚴飾，十千小城周匝圍繞；有四園苑妙花莊嚴，悅意功德孔雀遊戲，於四時中歡娛適樂；有四大池七寶為岸，縱廣正等半踰繕那，純以紫金而為階道，其底遍布妙好金沙，池中有水具八功德，寶花氣馥間列其中，鳬鴈、鴛鴦眾鳥遊集，岸列諸樹白檀、赤檀、尸利沙等，上有鸚鵡、舍利眾鳥翔集遊戲。

「有轉輪王名曰治世，七寶具足王四大洲，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深植善根，大菩提心得不退轉，內宮眷屬七十千人，形貌端嚴，承事寶女咸發無上正等覺心。彼轉輪王具有千子，大力勇健能摧怨敵，具二八大丈夫相，亦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將諸聲聞及菩薩眾，復與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前後圍繞將入無垢莊嚴大城。時，彼輪王七寶導從，與其千子內宮眷屬，出城奉迎禮敬請入，施設種種微妙供養。爾時，世尊及諸眷屬受供養已欲還本處。治世輪王與七寶等，出城奉送尋即還宮。

「時，轉輪王忽自歎曰：『人身無常，富貴如夢，諸根不缺正信尚難，況值如來得聞妙法，不為希有如優曇花！』

「時，彼千子知其父王戀仰世尊樂聞正法，即為營造牛頭栴檀廣大妙臺七寶嚴飾，其檀一兩直瞻部洲；此臺南北長十三踰繕那，東西復廣十踰繕那，眾寶莊嚴四角大柱，於其臺下有千寶輪。成已共持奉獻其父。

「時，王受已而讚之言：『善哉！善哉！快知我意欲詣佛所聽受正法。』

「千子爾時復於臺內造師子座安處父王，令諸宮人前後圍繞。其臺周匝垂妙金鈴，懸繒、幡蓋，覆七寶網，復散種種珍異香花，燒無價香，香泥塗飾。時，王千子各捧一輪，猶若鵝王騰空詣佛，安詳置地往如來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七匝退立一面。時，彼輪王內宮眷屬從寶臺下，王去寶冠，及內眷屬皆脫寶履，前詣佛所頂禮雙足，右繞七匝退坐一面。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告治世言：『大王！今者為聞正法來至此耶？』

「時，轉輪王即從座起，整理裳服白言：『世尊！何等名為所聞正法？』

「佛讚王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天、人眾得利樂故問深正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大王分別解說。』

「治世白佛：『唯然！願聞！』

「爾時，世尊告彼王曰：『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空、無相、無願等，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大乘中恒得勝進而不退墮？』

「佛告治世：『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因正信力而得勝進。何者正信？謂知諸法不生不滅，本性寂靜，常能親近正行之人，不應作法終不造作，心離散亂聽受正法，不見彼說、不見我聽，勤修正行疾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類，而終不見我有神通，能化有情，彼受我化。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都不見我、不見有情，二處平等則得勝進而不退墮。』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護諸根不令取著，於資生具起無常想，知法寂靜命如假借。』

「『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大乘中心不放逸。』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其夢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化諸有情令修佛道，持諸善根施有情類，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見佛神力歡喜讚歎。』

「『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速成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大王！當勤精進，處尊貴位莫生放逸。若菩薩摩訶薩欲求法者勿著五欲。何以故？一切異生於欲無厭，得聖智者則能捨之。人身無常，壽量短促，大王！今者應善了知，厭離世間求出世道。大王！應以供養如來所獲善根迴向四事：一者、自在無盡。二者、正法無盡。三者、妙智無盡。四者、辯才無盡。此四迴向與深般若波羅蜜多同皆無盡。』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應淨修持身、語、意戒。何以故？為欲引發聞、思、修故。以方便力化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眾魔，成就願力行不違言。』

「時，轉輪王聞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即取寶冠、自解瓔珞，長跪擎捧供養如來，捨四大洲皆以奉佛，願以此福常修梵行，學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決定心為有情類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王宮女人聞佛說法，皆生歡喜發菩提心，各脫上衣、解寶瓔珞，奉施功德寶王如來。王以寶臺、師子座等，又奉上佛而求出家。」

「時，彼如來讚治世曰：『王能如是甚為善哉！今者所行不違昔願，應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過去諸佛修此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未來諸佛亦復如是。』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與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異不異？』

「佛告治世：『夫布施者若無般若波羅蜜多，但得施名非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名為施到彼岸，淨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亦爾。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平等故。』

「彼佛說此甚深法時，王便證得無生法忍。」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彼王勤求正法。時，彼輪王即然燈佛千子，即是賢劫千佛。」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行速成大菩提道？」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修慈等心，於諸有情不為損惱，勤行一切波羅蜜多及四攝事、四無量心菩提分法，修學神通方便善巧，一切善法無不修滿。若諸菩薩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菩提道者，所謂信心及清淨心、離詭曲心、行平等心、施無畏心，令諸有情咸悉親附，勤行布施果報無盡，受持淨戒而無障礙，修行安忍離諸忿恚，勤加精進修行易成，有勝靜慮不起散亂，具足般若能善通達，有大慈故饒益有情，有大悲故終無退轉，有大喜故能悅彼心，有大捨故不起分別，無三毒故離諸荊棘，不著色、聲、香、味、觸故滅諸戲論，無煩惱故遠離怨敵，捨二乘念其心廣大，具一切智能出眾寶。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現何色像化有情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

巧，所現色像無決定相。何以故？隨諸有情心之所樂，菩薩即現如是色像，或現金色，或現銀色，或現頗胝迦色，或現吠琉璃色，或現石藏色，或現杵藏色，或現真珠色，或現青、黃、赤、白色，或現日、月、火焰色，或現帝釋色，或現梵王色，或現霜雪色，或現雌黃色，或現朱丹色，或現雨花色，或現瞻博迦花色，或現蘇末那花色，或現嗢鉢羅花色，或現鉢特摩花色，或現拘某陀花色，或現奔荼利花色，或現功德天色，或現鵝孔雀色，或現珊瑚寶色，或現如意珠色，或現虛空界色，隨人、天等各現彼類。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隨十方面毘盧沙等諸世界中一切有情色像差別悉能示現。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遍能攝化一切有情，乃至不捨一切有情故。何以故？一切有情心行各別，是故菩薩種種示現。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世有大願力，隨諸有情樂見受化，即為示現所欲見身。如明鏡中本無影像，隨質好醜種種悉現，然此明鏡亦不分別：『我體明淨能現眾色。』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功用心隨樂示現，而不分別我能現身。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坐中，隨諸聽眾心所樂見說法之身，菩薩即能示現為說，謂或見佛，或見菩薩，或見獨覺，或見聲聞，或見梵王，或見帝釋，或見大自在，或見毘瑟拏，或見護世，或見輪王，或見沙門，或見異道，或見婆羅門，或見刹帝利，或見吠舍，或見戌達羅，或見長者，或見居士，或見坐寶臺中，或見坐蓮花上，或見在地，或見騰空，或見說法，或見寂定。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度有情，無一形類及一威儀而不能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猶如虛空無形無相，遍十方界無處不有，又如虛空離諸戲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過諸語言；又如虛空世所受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聖凡皆

共受用；又如虛空離諸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無分別心；又如虛空容受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容受一切佛法；又如虛空能現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能現一切佛法；又如虛空，一切草木、眾藥、花實依之增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善根依之增長；又如虛空非常、非斷、非語言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非常、非斷、離諸語言。世間沙門、婆羅門等乃至釋、梵，不能思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有一法可為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般若波羅蜜多，所獲功德不可思議，若此功德有色形者，太虛空界所不能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生世、出世一切善法。若天、人眾，若天、人王，四向、四果，及諸獨覺，菩薩十地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切種智、力、無所畏并十八佛不共法等，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

說是法時，五萬菩薩得不退轉，一萬五千諸天子眾得無生忍，一萬二千諸天、人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毘伽沙等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諸天空中作眾伎樂，復散種種天妙香花，供養如來及深般若；復有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亦散種種花及寶物，供養如來及深般若。

時，天、龍等異口同音，合掌恭敬俱讚佛曰：「善哉！善哉！快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顯德品第十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經幾劫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幾佛，而能對揚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最勝天王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如此之事不可思議，若非無量百千大劫修集眾行種諸善根，則不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善男子！十方各如豌豆沙界，其中所有諸豌豆沙尚可知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經劫數、供養幾佛俱不可知。」

「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曰多聞，十號具足，劫名增上，國名日光。多聞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清淨法門言：『善男子！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

「時，彼會中有一菩薩名精進力，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所說：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宜應懈怠不修善法，乃能速證無上菩提。所以者何？若諸菩薩勤修眾善，是則不能久住生死利樂有情；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伏斷煩惱久住生死，終不自為速證涅槃，但為利樂諸有情故。菩薩以處生死為樂，不以涅槃為樂也！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以化有情而為樂故。謂隨所樂方便善巧，說授法門令得安樂；若勤修善便速盡漏，不能利樂一切有情。是故菩薩觀察生死多諸苦惱，起大悲心不捨有情成就本願。』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具方便力久住生死，得見無量無邊如來，聽受無量無邊正法，化導無量無邊有情，是故菩薩為如是事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若觀生死而起厭怖、欣樂涅槃則墮非道，不能利樂一切有情，通達如來甚深境界。云何非道？謂樂聲聞及獨覺地，於有情類無大悲心。所以者何？聲聞、獨覺所行之道，非諸菩薩摩訶薩道。何以故？聲聞、獨覺厭怖生死、欣樂涅槃，不能具足

福德智慧，以是義故非菩薩道。』

「時，多聞佛即便讚歎精進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應修自行，勿習非道。』

「時，精進力白言：『世尊！何謂菩薩自所行道？』

「多聞佛言：『菩薩成就一切福慧，以大悲力不捨有情，遠離聲聞及獨覺地，得無生忍不捨三界，無所希望生長善根，方便善巧修行一切波羅蜜多，以智慧力無分別心生長善根，成就盡智無量功德；雖知諸法無一可生，而方便現生；雖知有情無一實有，而方便化導，知一切法皆離自性；觀諸佛土猶如虛空，而能巧便嚴淨佛土；知一切佛法身無像，方便示現相好莊嚴；隨諸有情心所好樂，即能方便而授與之。菩薩身心雖常寂靜，而說諸法化導有情，亦以巧便遠離喧雜，修諸寂定知自性空，悉能通達甚深智慧，能以方便為他說法，不證聲聞、獨覺乘果，勤求如來所證解脫，不捨菩薩一切道行。善男子！是名菩薩自所行道。』

「曼殊室利！時，精進力從彼如來聞說菩薩所行境界，得未曾有，尋即復白多聞佛言：『希有！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菩薩具足方便善巧，觀一切法無非是道。譬如虛空含容眾色，如是菩薩具大方便，所行之道攝一切法。又如虛空，一切草木、花果、香樹因之生長，如是諸物於虛空界不能染淨、不令瞋喜，如是菩薩具大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一切法皆悉是道，謂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何以故？是諸菩薩所通達故。』

「『譬如大火若遇草木必無退還，是諸草木皆順益火發其光明，如是諸法無不皆順菩薩道，故名菩薩道。譬如金剛自體堅密，刀不能斫，火不能燒，水不能爛，毒不能損，如是菩薩方便智慧，獨覺、聲聞及諸外道一切煩惱所不能壞。如水清珠能清濁水，如是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使有情一切煩惱悉得清淨。譬如良藥、妙寶神珠，毒不共居能消眾毒，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與一切煩

惱共居，而能斷滅一切煩惱。以是因緣，所有諸法皆是菩薩摩訶薩道。』

「曼殊室利！彼精進力說是法時，八千菩薩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二百菩薩得無生忍。曼殊室利！彼精進力即是今者最勝天王。」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寧棄身命不捨正法，於他謙下不起憍慢，卑賤恥辱其心能忍，飢渴有情施好飲食，在危難者能施無畏，於諸疾病如法療治，貧匱有情令豐財寶，諸佛靈廟修建嚴飾，惡事掩遏善事光揚，憂苦有情則施安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預他事先思後行，心性調直離諂曲行，不自矜高意常柔軟，是菩薩摩訶薩能調伏心。」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當生何趣？」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或生天上，或生人中；若生天上，則為帝釋，或作梵王堪忍界主；若生人趣，作轉輪王，或作餘王、長者、居士。天上、人中常得值佛，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生如是趣。」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正信流出何法？」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正信流出得真善友。」

「世尊！多聞流出何法？」

佛言：「多聞流出妙慧。」

「世尊！布施流出何法？」佛言：「布施流出大富。」

「世尊！淨戒流出何法？」佛言：「淨戒流出善趣。」

「世尊！安忍流出何法？」

佛言：「安忍流出容受一切有情。」

「世尊！精進流出何法？」

佛言：「精進流出能辦一切佛法。」

「世尊！靜慮流出何法？」

佛言：「靜慮流出遠離一切散動。」

「世尊！般若流出何法？」

佛言：「般若流出遠離一切煩惱。」

「世尊！聽法流出何法？」

佛言：「聽法流出遠離一切疑網。」

「世尊！正問流出何法？」

佛言：「正問流出於法決定妙智。」

「世尊！居靜流出何法？」

佛言：「居靜流出勝定及諸神通。」

「世尊！正修流出何法？」佛言：「正修流出厭道。」

「世尊！無常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常聲流出於境無所攝護。」

「世尊！苦聲流出何法？」佛言：「苦聲流出無生。」

「世尊！無我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我聲流出滅除我、我所執。」

「世尊！空聲流出何法？」佛言：「空聲流出寂靜。」

「世尊！正念流出何法？」佛言：「正念流出聖見。」

「世尊！身心遠離流出何法？」

佛言：「身心遠離流出一切妙定神通。」

「世尊！聖道流出何法？」佛言：「聖道流出聖果。」

「世尊！勝解流出何法？」

佛言：「勝解流出成就一切解脫。」

「世尊！佛生流出何法？」

佛言：「佛生流出一切菩提分法。」爾時，最勝前白佛言：「云何佛生？」佛告最勝：「如發無上正等覺心。」

「世尊！云何而發無上正等覺心？」佛言：「天王！如生大悲。」

「世尊！云何而生大悲？」佛言：「不捨一切有情。」

「世尊！云何不捨有情？」佛言：「應如不捨三寶。」

「世尊！誰能不捨三寶？」佛言：「一切無煩惱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諸佛祕密甚深微妙，雖說法空、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而不破壞善惡業果，遠離斷常。世尊！頗有有情聞如是法，不起敬信、生毀謗不？」

佛言：「亦有。」

「世尊！如是有情因過去世修行善業得受人身，由近惡友於是深法不能敬信、生毀謗心，則為辜負過去善業。諸佛恩德實為深重，假使有人以己肉血，供養諸佛亦不能報。以佛恩故，我等今者增長善根，得大法樂，住大自在，天、人恭敬。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知佛恩，親近善友，當修佛行證佛菩提。」

說是法時，眾中二萬五千菩薩得無生忍，四萬五千諸人、天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第六分現化品第十二

爾時，善思菩薩白最勝天王言：「佛所化身更能化不？」

最勝答曰：「今對世尊以為明證，佛所化身更能化作殞伽沙數無量化佛，種種色像、神通、說法利樂有情。所以者何？諸佛往昔願力清淨故能如是。」

善思菩薩復作是言：「天王善能說甚深法，謂佛往昔願力清淨。唯願天王請佛神力，令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常無隱滅。」

最勝報曰：「善思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常共守護。何以故？文字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不起、不盡，常無隱

滅，其所顯義亦不起盡，常無隱滅，由此諸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隱滅。何以故？法不生故。若法無生亦則無滅，即是諸佛祕密之教；如是妙理，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實際。隨順因緣而不違逆，是為正法，其性常住永無隱滅。」

善思菩薩復問天王：「更何等人能護正法？」

最勝答言：「若不違逆一切法者能護正法。所以者何？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善思復問：「云何名為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最勝答曰：「若順文字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何以故？世間愚夫皆著諸見，順正理者則常說空，是故世間共興諍論，如是愚夫愛重有法，順正理者於有則輕。世間說有常、樂、我、淨，順正理者說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世間共興諍論；諸愚夫類順世間流，順正理者逆世間流，是故世間共興諍論。世間愚夫著蘊、界、處，順正理者都無所著，是故世間共興諍論；順世愚夫不行正理，順正理者與世相違，故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善思菩薩復問最勝：「今者天王為何所取？」最勝答曰：「善思當知！我不取我亦不取法。」善思又問：「云何不取？」

最勝答言：「我自性離，有情及法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過去自性離，未來、現在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諸佛自性非離，諸佛自性非不離；諸佛土自性非離，諸佛土自性非不離；諸法自性非離，諸法自性非不離。善思當知！如是之行名順正理，無取、不取能護正法。」

爾時，善思菩薩讚最勝天王言：「善哉！善哉！大士！正士！能如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取、無著、無文、無字，滅諸戲論，離能分別及所分別。」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賢德，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最勝天王所說無分別者為是

何法？」

佛告賢德：「天子當知！無分別者是寂靜法。所以者何？能取、所取俱不可得，不生、不滅、離我、我所，如是名為無分別法。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能護正法，不見能護及所護法。」

說此法時，十千苾芻心得解脫，一千天子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爾時，善思菩薩問最勝天王言：「何等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

最勝答言：「一切煩惱習氣無者所得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過語言道不可思量勝義妙智，如是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善思菩薩問賢德天子言：「云何無生法中以辯才說？」

賢德天子答善思言：「若菩薩摩訶薩不住無生無滅法者，則無辯才說甚深法。何以故？遠離戲論，不見所緣，不見能緣，心無所住，是故能說。不住我法，不住此彼，唯住清淨勝義諦中，是故能說。」

善思菩薩即白佛言：「甚奇！世尊！賢德天子實為希有！乃能通達甚深之法辯才無盡。」

佛告善思：「賢德天子從妙喜界不動佛所，而來至此堪忍世界聽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等當知！賢德天子已於無量百千億劫，修習希有陀羅尼門，經劫說法亦不窮盡。」

善思菩薩復白佛言：「何謂希有陀羅尼門？」

佛言：「善思！此希有者名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內外法中皆不可得。」

「善思當知！無有少法能入此者，是故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所以者何？此法平等，無高無下、無入無出，無一文字從外而入，無一文字從內而出，無一文字住此法中，亦無文字共相見者，亦不分別法非、法異。是諸文字說亦無減、不說無增，從本際來都無起作及壞滅者。如諸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離言語亦離思量，從本際來無生無滅故無出入，由此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若能通達此法門者辯才無盡。所以者何？通達不斷無盡法故。若

有人能入虛空者，則能入此陀羅尼門。

「善思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通達此陀羅尼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惡魔軍無能娆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凡所演說辯才無盡，能宣深妙諸聖諦門；智慧多聞猶如大海，安住寂定喻妙高山，如師子王處眾無畏，世法不染猶淨蓮花，饒益有情譬之大地，洗除垢穢喻如大水，成熟世間方諸大火，增長善法同彼大風，清涼悅意類之朗月，能破眾闇其猶烈日，摧煩惱怨如威勇士，心性調伏猶大象王，能震法雷大龍為喻，普雨眾法譬之大雲，如大良醫除煩惱病，猶大國主善御世間，如四天王護有情類及護正法，如天帝釋於人天中富貴最勝心得自在，如大梵王於堪忍界主領自在身得無礙，如揭路茶示教有情，如世間父能流法寶，如毘沙門能出世間種種珍寶；福德智慧之所莊嚴，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佛世尊之所稱讚，天、龍等眾咸擁護之。

「善思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即能自在饒益有情，方便說法而不窮盡，心無疲倦不徇利譽，法施平等無有慳嫉，受持淨戒三業無愆，安忍清淨離諸患惱，精進清淨所作成立，靜慮清淨善調伏心，般若清淨永無疑惑，具四無量如大梵王，能善修行等持、等至，入出自自在勝諸世間，修大覺因具諸福慧，受灌頂位得大自在。」

佛說如是總持門時，眾中六萬四千菩薩得不退轉，三萬菩薩得無生忍，二萬天人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人、天等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第六分陀羅尼品第十三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是功德，假使如來百千年說

亦未能盡。」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寂靜慧，即白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若菩薩摩訶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為佛世尊之所稱歎，如是菩薩善得大利，自行化彼皆悉不空。」

時，曼殊室利菩薩報寂靜慧菩薩言：「善男子！勝義諦中無法可讚無色無相，無色相者有何可讚？無可讚故於何歡喜？」

時，寂靜慧復作是言：「我聞如來契經中說：諸法自性無我、我所，無能令喜亦無令瞋；此法平等菩薩應學。譬如大地依止水輪，若鑿井池得水受用，其不鑿者無由致之；如是聖智法平等境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巧便即便證得，其不修者云何得之？是故菩薩欲求無上正等菩提不應懈怠，若勤精進，如是所說法平等境則現在前。」

「如生盲人不能見色，如是煩惱所盲有情，於平等法不能得見。如人有眼無外光明，不能覩見所有色像，如是行人雖有智慧，若無善友不能見法。如有天眼不假外明自能見色，如是菩薩預法流者自然勝進。譬如世間處胎藏者，雖漸增長而不自見；如是菩薩勤精進者，眾行漸增亦不自見，而能成辦一切佛法。如雪山中有妙藥樹，枝條、莖檻不枯不折；如是菩薩勤修精進，所有勝行不退不失。」

「如轉輪王出現於世具七財寶，如是菩薩發菩提心具七法寶，所謂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巧便。如轉輪王遊四洲界，於有情類其心平等，如是菩薩以四攝事饒益有情，心常平等。如轉輪王隨所在處則無諍訟，如是菩薩如實說法亦無諍論。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成，即有妙高山王及以大海，如是菩薩初發無上正等覺心，即有般若及以大悲。譬如日出，諸山高者其光先照，如是菩薩得般若炬，諸有高行根熟菩薩先蒙光照。譬如大地普能荷負，一切草木、花果、藥樹皆悉平等，如是菩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於諸有情其心平等。」

爾時，佛讚寂靜慧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諸有所說一文一字無非佛語，如是所說遠離色、

聲、香、味、觸、法。何以故？此所說法非世俗故無盡無邊，能引一切身心輕利。假使百千佛前，說者亦不怯弱。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佛加持故心無所著，謂不著我，不著有情，不著諸法，由此證得清淨真如、清淨法界、清淨實際，得法無盡、文字無盡、辯說無盡，爾時即生殊勝歡喜，得妙慧故，得妙智故，無疑網故。」

當佛說此總持門時，八千菩薩俱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不退轉，五千菩薩得無生忍，一萬六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佛告寂靜慧言：「此陀羅尼能伏魔眾、摧諸外道、壞嫉法人。然般若燈滅煩惱火，護說法者令至涅槃，調伏內心、善化外眾，容儀整肅見者歡喜，為正行人平等說法，如實觀察有情根性，授法應時非前非後。」

佛說如是諸功德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妙高山王、大地、諸山皆悉振動。爾時，天雨微妙音花、大微妙音花、妙靈瑞花、大妙靈瑞花、嘔鉢羅花、拘某陀花、鉢特摩花、奔荼利花、迦末羅花，諸天空中作眾伎樂。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為寶月，十號具足，國名無毀，劫名喜讚，聲聞弟子三十二億，菩薩弟子無量無邊，然彼如來先無苦行及降魔事而證菩提。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寶功德，具妙辯才，能為有情種種說法。時，諸大眾請彼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

「時，寶功德告大眾言：『諸佛世尊無生無滅，何用勸請不入涅槃？若太虛空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若有真如、法界、實際、不思議界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所以者何？如來之法無成無壞、無染無淨，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為非無為、非常非斷。假令一口而有十舌，是一一舌復生百舌，是一一舌復生千舌，亦不能說如來成壞，乃至不能說有常斷，云何大眾勸請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

「彼寶功德說此法時，八萬六千諸菩薩眾得不退轉，七千菩薩摩訶薩眾俱得無邊功德陀羅尼門、悅意陀羅尼門、無礙陀羅尼門、歡喜陀羅尼門、大悲陀羅尼門、月愛陀羅尼門、月光陀羅尼門、日愛陀羅尼門、日光陀羅尼門、妙高山王陀羅尼門、深廣大海陀羅尼門、功德寶王陀羅尼門，三萬六千人、天大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昔寶功德今汝身是，由此因緣，汝能說是陀羅尼門種種功德。」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而說頌言：

「總持猶妙藥，能療眾惑病，
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

時，功德花王菩薩摩訶薩復說頌言：

「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
由般若大悲，離言以言說。」

爾時，珊瑚史多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佛功德不可思議，諸佛所說不可思議，諸大菩薩所行勝行所說妙法不可思議。我等諸天宿世所植善根深厚，得值如來聞說如是甚深妙法。」即以無量天妙花香奉散如來而為供養。

爾時，佛告彼天王言：「天王當知！諸欲供養佛世尊者，當修三法：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天王當知！若能修學此三法者，乃得名為真供養佛。假使如來一劫住世，說此供養所獲功德亦不能盡。是故，天王！若欲供養佛世尊者，具此三法名真供養。天王當知！若有護佛一四句頌，則為擁護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諸佛世尊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法供養者名真供養，諸供養中最為第一，資財供養所不能比。天王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難思議劫精勤修學菩薩道時，聞虛空中天說頌曰：

「『二人遠離王賊等，所不能侵大寶藏，
百千萬劫法難聞，得聞不持不施等。』

大菩提心護正法，如教修行心寂靜，
自利利他心平等，是則名真供養佛。』

「天王當知！我於過去初聞此頌即為他說，時有八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是故，天王！以法供養最為第一。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

第六分勸誠品第十四之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頗有有情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能信受不？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是經信受不謗，如此人等成何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曾於無量無邊佛所修行淨戒、靜慮、般若，是佛真子能信此經，所致功德不可稱計。諸勝善法從般若生，若有人能信受不謗，吾今為汝略以喻說。」

「曼殊室利！此瞻部洲周匝七千踰繕那量，北廣南狹形如車箱，其中人面亦復如是。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般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駁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瞻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鄃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東勝身洲周匝八千踰繕那量，形如半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勝身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鄖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西牛貨洲周匝九千踰繕那量，形如滿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牛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鄖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北俱盧洲周匝十千踰繕那量，其形方正，人面亦爾。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俱盧洲積至

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鄖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勸誠品第十四之二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假使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為一聖者。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如前說爾所極微大千世界，上復積至色究竟天，於彼聖者各別奉施爾所大千世界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前說施福尚難思議，何況於此所獲福量！」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此經流通演說，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鄖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如是功德若不迴求佛菩提者，應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他化自在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樂變化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覩史多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夜摩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作天帝釋，況轉輪王！以彼迴求一切智故，能得成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鄖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鄖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鄖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鄖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碎此四大洲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各為一佛。有一極惡邪見眾生，起毒害心殺爾所佛，劫奪一切法財、資財，破滅世間法王、法藥。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惡眾生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所獲罪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我於彼事尚不忍聞，況能說其獲罪多少！若害一佛猶墮無間大地獄中多劫受苦，況殺爾所諸佛世尊！如是眾生定受無間大地獄苦無有出期。」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障礙此經，不令演說、流通、供養，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鄖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經百千無數大劫，備修種種諸菩薩行，皆證無上正等菩提。彼惡眾生罪業重故，猶未能出大地獄苦。曼殊室利！彼惡眾生於十方界無間地獄，無一不經多劫受苦，況餘地獄、傍生、鬼界！何以故？彼愚癡者毀壞十方三世諸佛法身母故。設彼經前極微數劫受重苦已，出三惡趣來生人中，得大惡疾，一切醫藥所不能救。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生便無舌或無手等，各經爾所極微數劫。曼殊室利！我以神力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彼眾生毀謗、障礙此經罪報亦不能盡。曼殊室利！諸有智者欲得現在、未來

安樂，勿於此經毀謗、障礙。」

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宜應成就前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有二種行：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從初般若乃至後際，離功用心說法無盡中無間隙，為脫有情惡趣三有令住善趣，或令證得三乘聖果。曼殊室利！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化導有情。曼殊室利！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邊無為般若，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自行般若。何以故？此能圓滿一切德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一切智真實之法，遠離思議、微妙、無相甚深理趣，不可觀察極難通達，常住寂靜清涼遍滿，無有分別無著無礙，隨順正理不可執取，極靜大寂，一切法中無上無等。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此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於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諸菩薩摩訶薩決定應於甚深境界、廣大境界、功德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甚深境者，體是無為，不著二邊亦不相離，自性清淨諸障解脫，不可思議、不可稱計，不共一切聲聞、獨覺。曼殊室利！廣大境者，諸佛如來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為性，離分別相無功用心，利樂有情無時暫捨，諸所說法皆稱彼意。曼殊室利！功德境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所與相應一切功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諸有情根欲性行，所樂種種形相差別，佛威神力悉能示現，所謂或現昇觀史多，或現從天下生贍部，或現處胎，或現初生，或現童子，或現遊戲，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現往詣菩提樹下，或現證得無上菩提，或現轉法輪，或現般涅槃，如是示現諸相差別，皆為有情解脫生死。曼殊室利！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行境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希有！世尊！菩薩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佛境界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共法、不可思議。何以故？一切異生、聲聞、獨覺不能通達，非其境故，除佛世尊無能得者。何以故？諸法真如義甚深故。自在不動無漏界攝，令有情類利樂圓滿，是故名為諸佛境界過語言道勝義諦攝，遠離尋伺分別思議，非世間法所能比喻，一切法中最為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

「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凡有五事不可思議：一者、自性。二者、方處。三者、諸住。四者、一異。五者、利樂。

「曼殊室利！云何自性不可思議？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眼真如求不可得，離眼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即眼識真如求不可得，離眼識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識亦爾；即地界真如求不可得，離地界真如求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亦爾；有法真如求不可得，無法真如求不可得，是故自性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方處不可思議？如是真如若在欲界不可思議，若離欲界不可思議，色、無色界亦復如是；若在東方不可思議，若離東方不可思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方處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諸住不可思議？若安樂住不可思議，若寂靜住不可思議，若有心住不可思議，若無心住不可思議，是故諸住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一異不可思議？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故一異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利樂不可思議？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無量利樂不可宣說、過語言境，而順有情根性差別作種種說、種種示現；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有情心皆能示現。」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何等名為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來相好無量無邊，我若廣說不可窮盡，但隨世間所樂，略說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三十二相？如來足下有平滿相，妙善安住猶如壺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皆悉坦然無不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輶轂眾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悉皆柔軟，如覩羅綿勝過一切，是為第三。如來手足指皆纖長，圓妙過人以表長壽，是為第四。如來手足一一指間，猶如鴈王咸有鞞網，金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勝餘有情，是為第六。如來足趺脩高充滿，柔軟妙好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腨漸次纖圓，如鱉泥耶仙鹿王腨，是為第八。如來雙臂脩直傭圓，如象王鼻平立摩膝，是為第九。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亦如象王，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一毛生，柔潤、紺青、右旋宛轉，是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柔潤、紺青，嚴金色身甚可愛樂，是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塵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如來身皮皆真金色，光潔晃曜如妙金臺，眾寶莊嚴眾所樂見，是第十四。如來兩足、二手、掌中、頸及雙肩七處充滿，光淨柔軟甚可愛樂，是第十五。如來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髀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脩廣端嚴，是第十九。如來

體相縱廣量等，周匝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來額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身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白踰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如來常得味中上味，喉脈直故，能引身中千肢節脈所有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毛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弘雅，隨眾多少無不等聞，其聲洪震猶如天鼓，發言婉約如頻迦音，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不相雜亂，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軟如覩羅綿，鮮白光淨踰珂雪等，是三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是名如來三十二相。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八十隨好？如來指爪狹長薄潤，光潔鮮淨如花赤銅，是為第一。如來手足指圓纖長，傭直柔軟節骨不現，是為第二。如來手足各等無差，於諸指間悉皆充密，是為第三。如來手足圓滿如意，軟淨光澤色如蓮花，是為第四。如來筋脈盤結堅固、深隱不現，是為第五。如來兩踝俱隱不現，是為第六。如來行步直進庠審如龍象王，是為第七。如來行步威容齊肅如師子王，是為第八。如來行步安平庠序不過不減猶若牛王，是為第九。如來行步進止威儀譬如鵝王，是為第十。如來迴顧必皆右旋，如龍象王舉身隨轉，是第十一。如來支節漸次傭圓、妙善安布，是第十二。如來骨節交結無隙猶若龍盤，是第十三。如來膝輪妙善安布、堅固圓滿，是第十四。如來隱處其文妙好，威勢具足圓滿清淨，是第十五。如來身支潤滑柔軟，光悅鮮淨塵垢不著，是第十六。如來身容敦肅無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如來身支堅固稠密善相屬著，是第十八。如來身支安定敦重，常不掉動圓滿無壞，是第十九。如來身相猶若仙王，周匝端嚴光淨離翳，是第二十。如來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是二十一。如來腹形方正無欠，柔軟不現眾相莊嚴，是二十二。如來臍深、右旋圓妙、

清淨光澤，是二十三。如來臍厚、不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如來皮膚遠離疥癬，亦無鱗點、疣贅等過，是二十五。如來手掌充滿柔軟，足下安平，是二十六。如來手文深長、明直、潤澤、無斷，是二十七。如來脣色光潤丹暉，如頻婆果上下相稱，是二十八。如來面門不長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嚴，是二十九。如來舌相軟薄廣長如赤銅色，是三十。如來發聲威震深遠，如象王吼明朗清徹，是三十一。如來音韻美妙具足如深谷響，是三十二。如來鼻高脩而且直，其孔不現，是三十三。如來諸齒方整鮮白，是三十四。如來諸牙圓白光潔漸次鋒利，是三十五。如來目淨青白分明，是三十六。如來眼相脩廣，譬如青蓮華葉甚可愛樂，是三十七。如來眼睫上下齊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如來雙眉長而不白、緻而細軟，是三十九。如來雙眉綺靡，順次紺琉璃色，是第四十。如來雙眉高顯光潤形如初月，是四十一。如來耳厚、廣大、脩長、輪埵成就，是四十二。如來兩耳綺麗齊平離諸過失，是四十三。如來容儀能令見者無損無染皆生愛敬，是四十四。如來額廣、圓滿、平正、形相殊妙，是四十五。如來身分上半圓滿，如師子王威嚴無對，是四十六。如來首髮脩長、紺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如來首髮香潔、細軟、潤澤、旋轉，是四十八。如來首髮齊整無亂亦不交雜，是四十九。如來首髮堅固不斷永無褫落，是第五十。如來首髮光滑殊妙、塵垢不著，是五十一。如來身分堅固充實踰那羅延，是五十二。如來身體長大端直，是五十三。如來眾竅清淨圓好，是五十四。如來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是五十五。如來身相眾所樂觀常無厭足，是五十六。如來面輪脩廣得所，皎潔光淨如秋滿月，是五十七。如來顏色舒泰光顯，含笑先言有向無背，是五十八。如來面貌光澤熙怡，遠離頻蹙、青赤等過，是五十九。如來身支清淨無垢、常無臭穢，是六十。如來所有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如來面門常出最上殊勝之香，是六十二。如來首相周圓妙好，如末達那亦猶天蓋，是六十三。如來身毛紺青光淨，如孔

雀項紅暉綺飾，色類赤銅，是六十四。如來法音，隨眾大小不增不減應理無差，是六十五。如來頂相無能見者，是六十六。如來手足指約分明，莊嚴妙好如赤銅色，是六十七。如來行時，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現印文，是六十八。如來自持不待他侍，身無傾動亦不逶迤，是六十九。如來威德遠震一切，惡心聞喜、恐怖見安，是七十。如來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和悅與言，是七十一。如來能隨諸有情類言音意樂而為說法，是七十二。如來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是七十三。如來說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緣，言無不善，是七十四。如來等觀諸有情類，讚善毀惡而無愛憎，是七十五。如來所為先觀後作，軌範具足令識善淨，是七十六。如來相好，一切有情無能觀盡，是七十七。如來頂骨堅實圓滿，是七十八。如來顏容常少不老、好巡舊處，是七十九。如來手足及胸臆前，皆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綺畫、色類朱丹，是第八十。是名如來八十隨好。」

第六分讚歎品第十六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功德希有、無等、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無有異。若見如來或聞功德，此有情類亦難思議。今重見佛轉大法輪，得未曾有歡喜踊躍。」

作是語已，即昇虛空七多羅樹，合掌讚曰：

「一切有情類，唯佛最為尊，
尚無有等者，況復當有勝！
我法二俱空，妙理無等等，
唯我佛世尊，能等無等等。
煩惱並習氣，俱盡永無餘，
能知一切法，無不皆明了。
若智若說法，無能及佛者，

三千大千界， 唯佛獨為尊。
十力無畏等， 定有非虛妄，
帝釋與梵王， 咸所不能得。
世尊大恩德， 普洽諸有情，
此事難思議， 定無能及者。
能以微妙慧， 及方便善巧，
化導諸有情， 皆令得利樂。」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妙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曰：

「有說世間等佛者， 彼言非實為虛誑；
若說法王最極尊， 此言非妄為諦語。
人天之儔正問難， 無有能折我大師；
善逝降魔伏外道， 將導世間至解脫。
清淨四辯無窮說， 甘露妙藥施有情，
遍觀諸法智無礙， 一切剎那不滅失。
大悲平等視有情， 清淨之心世不染，
善能了知根欲性， 隨所樂聞而應說。
煩惱差別非一種， 為示無量對治門，
唯佛巧說彼因緣， 專為利樂有情故。
值佛聞法不得聖， 如是有情度極難；
如來大名應渴仰， 若得見者無限益。
佛智能令心清淨， 得聞正教出生死；
聞佛名號大吉祥， 常念世尊恒喜樂。
發心詣佛生慧解， 如教勤修成種智，
戒品清淨無垢濁， 靜慮第一心澂明。
智慧最勝難傾動， 法海清淨如甘露；
一切有情憍放逸， 諸佛專精離世間。」

等慈有情如一子， 恩德深厚無能報，
先說能破結賊法， 久摧天魔幻化軍。
世尊已說三有過， 廣示涅槃無量德，
百千大劫甚難聞， 故我至誠今讚禮。」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善名，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平等行大慈， 設可度智與他者，
尚令天授最前得， 況復其餘有情類！
我今不愜為空過， 修持大行報佛恩。
有唯自證無漏滅， 彼於佛恩未為報；
若有修行佛深教， 乃得名為佛真子。
佛久勤苦為有情， 無上大恩罕能報；
大慈開顯真妙法， 令眾修行兼化他。
若佛不出於世間， 一切有情受大苦，
則無人天唯惡趣， 但聞種種苦音聲。
諸趣受苦無能免， 煩惱繫縛有情故，
佛欲解他諸毒結， 翻為大悲之所縛。
如來是世大福田， 依教正修離惡趣，
若違佛教不修行， 彼定不得生人天。
有於佛所起惡心， 或復不樂聞深法，
是等有情甚可愍， 決定永當處黑暗。
如佛世尊自知智， 其等如來乃能了，
佛智非我所測量， 稽首敬禮十方佛，
無畏智力不共法， 唯佛世尊獨圓備。
相好莊嚴微妙香， 觀者無厭超眾色；
三種開敷不暫息， 清淨佛華我今禮。
唯佛善知無上覺， 能永出離諸險難；

佛為第一最無上， 稽首歸命兩足尊。
佛以功德正法水， 普能洗除諸垢穢；
世尊本來內外淨， 我今頂禮真淨身。」

爾時，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具足勝福慧， 利樂有情無暫息，
常雨甘露濟飢渴， 我今稽首能利他。
世間最勝可敬者， 彼類猶來供養佛，
諸惡斯盡眾善備， 我今稽首無等尊。
普為濟拔諸有情， 靡有一行不修學，
令度生死得安樂， 我今稽首救世師。
稽首微妙金色身， 稽首所說甘露法，
稽首清淨無垢智， 稽首一切功德林。」

爾時，佛告大梵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讚。如來此事是實非虛。何以故？諸佛世尊於無量劫，修集種種福德智慧，由斯果位無不備足。所以者何？如來具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身、語、意三無不清淨，故能通達真如、實際，住實際故所言不虛。」

時，大梵王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復白佛言：「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令此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

爾時，佛告大梵天王：「十方三世一切如來以大神通，咸共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天魔、梵志、外道、沙門，皆無有能滅壞障礙。何以故？我念過去有佛名曰寶月如來，十號圓滿，國名無毀，劫名喜讚。彼佛有二苾芻弟子，作大法師善說深法，一名智盛、二名諦授，常隨彼佛轉正法輪，經一劫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千大千百億魔眾悉皆受化發菩提心。是故此經，諸天魔等皆無有力滅壞障礙。」

爾時，寂靜慧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寶月如來住在何所？為猶住世？為已涅槃？」

爾時，世尊告寂靜慧言：「善男子！東方去此過十千億諸佛世界，曾有世界名曰無毀，其中如來壽十千劫。彼佛世界常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諸天魔及外道等，於此經典不能障礙，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智盛苾芻即是今者曼殊室利，諦授苾芻即是今者最勝天王，此二菩薩方便善巧，種種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久住世。十方佛國若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二菩薩即往聽受，如我今者說是法門放大光明，尋光來集。」

第六分付囑品第十七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汝可受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勿令忘失！」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云何受持如是經典？」

於是佛告阿難陀言：「受持此經有十種法：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施他。四者、諦聽。五者、披讀。六者、受持。七者、廣說。八者、諷誦。九者、思惟。十者、修習。依斯十法受持此經。譬如世間一切草、木、華、果、藥等皆依大地；如是一切殊勝善法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轉輪王若住在世七寶常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住在世三寶不滅。」

爾時，大眾瞻仰尊顏，異口同音俱傷歎曰：「如來滅後，誰能荷擔如是世尊大法重擔，謂於無量無邊大劫修集所得無上菩提？」爾時，眾中便有一萬二千菩薩為護此法，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我等捨身命，不求未來福，
護持佛所說，此甚深法要。」

爾時，眾中五百天子賢王為首，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為度諸有情，成大悲願力，
護持佛所說，此甚深法要。」

時，天帝釋、持髻梵王、毘沙門王，皆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能療一切病，世尊今所說，
般若微妙藥，我等頂戴持。」

執金剛神亦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法本無名字，佛以名字說，
大悲真教法，我今頂戴持。」

爾時，佛告持髻梵言：「梵天當知！佛讚三事最為無上，何等為三？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如是三法最為無上，能修行者真供養佛。我若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此功德亦不能盡。護持如來一四句頌，所獲功德尚不可盡，況能護持三世佛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三世諸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以法供養真供養佛，若以資財非真供養，故法供養最為第一。若有護持佛正法者，當知彼類二世安樂。是故，梵天！常應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由護法，已當得見賢劫千佛悉為請主。梵天當知！於此穢土護持正法須臾之間，勝淨土中若經一劫或一劫餘所獲功德，故應精勤護持正法。」

世尊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當知即是如來生處、得菩提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何以故？憍尸迦！一切菩薩、一切善法、一切如來皆從此生。若有法師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地即為佛所行處；諸有情類於法師所，當生善友、尊重佛心恭敬、歡喜、供養、讚歎。若我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此法師流傳此經所獲功德亦不能盡。憍尸迦！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等

有能刺血灑地供養，未足為多。何以故？無上法輪難受持故。」

時，天帝釋白言：「世尊！未來世中說此經處，我及眷屬皆當擁護彼地方所及說法師，若見此經所在之處，即生前說四種處心。」爾時，世尊讚天帝釋：「汝能如是，善哉！善哉！吾以此經付囑於汝，宜於來世擁護流通。」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得生善趣，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發菩提心亦復由此，是故我等不顧身命擁護世尊如是深法。」時，佛復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說能作。」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最勝天王及十方界諸大菩薩、一切聲聞、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聞夫即相無覩，挺真如之壯觀；即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落，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復因疑而聚散。是以驟明空道，給孤總旋憩之場；歷選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覩以瞻仰，俄不聆以淵悟，既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趨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茫，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開實相之沉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凡夫法。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

云何可趣？尚無可趣，何有證得？尚無證得，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殊、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沮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熾然翹勵而不精，惱浸與慈滌分華，劍林將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諸？觀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真宗而止止，奕奕珠轉、泠泠玉振，起予聖旨，莫尚於茲！晞體法王，不亦宜矣！然則探其義也，發祕藏之玄扃；味其談也，苞密語之殊轍。詞宛而旨密，即舊《文殊般若》矣。雖雙軸成部，而警策備彰，庶七眾所歸，較然無遠。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百千人俱，皆阿羅漢，唯阿難陀猶居學地，舍利子等而為上首。復與菩薩摩訶薩眾十千人俱，皆不退轉功德甲冑而自莊嚴，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無礙辯菩薩、不捨善輒菩薩而為上首。

曼殊室利童子菩薩明相現時出自住處，詣如來所，在外而立。具壽舍利子、大迦多衍那、大迦葉波、大採菽氏、滿慈子、執大藏，如是一切大聲聞僧，亦於此時各從住處，詣如來所，在外而立。

爾時，世尊知諸大眾皆來集已，從住處出，敷如常座結跏趺坐，告舍利子：「汝今何故於晨朝時在門外立？」時，舍利子白言：「世尊！曼殊室利童子菩薩先來住此，我等後來。」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曼殊室利言：「善男子！汝實先來至此住處，

為欲觀禮親近佛耶？」

曼殊室利前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何以故？我於如來觀禮親近嘗無厭足，為欲利樂諸有情故實先來此。世尊！我今來至此處親近禮敬觀如來者，專為利樂一切有情，非為證得佛菩提故，非為樂觀如來身故，非為擾動真法界故，非為分別諸法性故，亦不為餘種種事故。我觀如來即真如相無動無作、無所分別無異分別、非即方處非離方處、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即三世非離三世、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染不染、無二不二，心言路絕。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觀於如來，名真見佛，亦名禮敬親近如來，實於有情能為利樂。」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作是觀為何所見？」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作是觀都無所見，於諸法相亦無所取。」

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如是觀於如來，於一切法心無所取亦無不取，非集非散。」

時，舍利子謂曼殊室利言：「仁能如是親近禮敬觀於如來，甚為希有！雖常慈愍一切有情，而於有情都無所得；雖能化導一切有情令趣涅槃，而無所執；雖為利樂諸有情故擐大甲冑，而於其中不起積集、散壞方便。」

時，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尊所說，我為利樂諸有情故，擐大甲冑令趣涅槃，實於有情及涅槃界所化、所證無得無執。又，舍利子！非我實欲利樂有情擐大甲冑。所以者何？諸有情界無增無減。假使於此一佛土中，有如殞伽沙數諸佛，一一皆住爾所大劫，晝夜常說爾所法門，一一法門各能度脫爾所佛土諸有情類，悉皆令入無餘涅槃。如此佛土有如是事，餘十方面各如殞伽沙等世界亦復如是。雖有爾所諸佛世尊，經爾所時說爾所法，度脫爾所諸有情類，皆令證入無餘涅槃，而有情界亦無增減。何以故？以諸有情自性離故、無邊際故不可增減。」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若諸有情自性離故、無邊際故無增減者，

何緣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

曼殊室利言：「舍利子！我說有情都不可得，何有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何以故？舍利子！諸法畢竟不可得故。」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諸有情都不可得，云何施設諸有情界？」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有情界者但假施設。」

「曼殊室利！設有問汝：有情界者為有幾何？汝得彼問當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如佛法數，彼界亦爾。」

「曼殊室利！設復問汝：有情界者其量云何？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有情界量如諸佛境。」

「曼殊室利！設有問言：諸有情界為何所屬？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彼界所屬如佛難思。」

「曼殊室利！設有問言：有情界者為何所住？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若離染際所應住法，即有情界所應住法。」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羅蜜多為何所住？」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住。」

「曼殊室利！無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我由無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羅蜜多，於善、於惡何增何減？」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善、於惡無增無減。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亦無增減。世尊！般若波羅蜜多出現世間，不為增減一切法故。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棄捨異生等法，不為攝受一切佛法。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捨法、得法故起。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厭離生死過失，不為欣樂涅槃功德。所以者何？修此法者不見生死，況有厭離！不見涅槃，況有欣樂！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劣有勝、有失有得、可捨可取。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諸法可增可減。所以者何？非真法界有增有減。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

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增不減，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生不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見增減，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見生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思惟，若多若少俱無希願，能、所希願及希願者皆不取著，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好有醜、有高有下，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不得勝劣，謂都不見此勝此劣，是真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真如、法界、法性、實際無勝無劣。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諸佛妙法豈亦不勝？」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諸佛妙法不可取故，亦不可言是勝是劣，如來豈不證諸法空？」世尊答言：「如是！童子！」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法空中何有勝劣？」

世尊讚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曼殊室利！佛法豈不是無上耶？」

「如是！世尊！一切佛法雖實無上，而於其中無法可得，故不可說佛法無上。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欲住持一切佛法，不欲調伏異生法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佛法、異生法等，不欲增長及調伏故，於一切法無分別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可思惟、可分別者。」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豈不思惟？」

「不也！世尊！我若見有真實佛法應可思惟，然我不見。」

「世尊！般若波羅蜜多不為分別諸法故起，謂不分別是異生法、是聲聞法、是獨覺法、是菩薩法、是如來法。善男子等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所得亦無所說，謂不說有異生法性，亦不說有聲聞乃至如來法性。所以者何？此諸法性皆畢竟空、不可見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此是欲界，此是色界，此無色界，此是滅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有法是可滅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作恩怨。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住持一切佛法，不為棄捨異生等法。所以者何？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佛法中不欲證得、不欲滅壞異生等法，達一切法性平等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即便讚曰：「曼殊室利！善哉！善哉！汝今乃能說甚深法，與諸菩薩摩訶薩眾作真法印，亦與聲聞及獨覺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令如實知先所通達非真究竟。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是深法，心不沈沒亦不驚怖，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乃至千佛種諸善根，定於無量無邊佛所種諸善根，乃能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復白佛言：「我欲更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唯願開許！」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欲說者，隨汝意說。」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世尊！若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法不得是可住者，亦復不得是不可住，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緣法住。何以故？以一切法無所緣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取相故。」

「復次，世尊！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現前觀諸法性相，

謂於佛法尚不現觀，況菩薩法！於菩薩法尚不現觀，況獨覺法！於獨覺法尚不現觀，況聲聞法！於聲聞法尚不現觀，況異生法！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相離故。

「復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無所分別，謂不分別是可思議、不可思議法性差別，當知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分別。

「復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中都不見有此是佛法、此非佛法，此可思議、此不可思議，以一切法無差別性故。若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一切法皆是佛法，順菩提故；觀一切法皆不思議，畢竟空故，是諸有情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當知過去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

「復次，世尊！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勤修，則於諸法不見雜染不見清淨；雖無所見，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時心無厭倦。

「復次，世尊！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異生、聲聞、獨覺、菩薩、佛法無差別想，了此等法畢竟空故。若能如是，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已親近、供養幾佛？」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已親近、供養佛數量同幻土心、心所法，以一切法皆如幻故。」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豈不趣求？」

「世尊！我今不見有法非佛法者，何所趣求？」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已成就耶？」

「世尊！我今都不見法可名佛法，何所成就？」

「曼殊室利！汝豈不得無著性耶？」

「世尊！我今即無著性，豈無著性復得無著？」

「曼殊室利！汝不當坐菩提座耶？」

「世尊！諸佛於菩提座尚無坐義，況我能坐！何以故？以一切法皆用實際為定量故，於實際中坐及坐者俱不可得。」

「曼殊室利！言實際者，是何增語？」

「世尊！實際當知即是偽身增語。」

「曼殊室利！云何偽身可名實際？」

「世尊！實際無去無來、非真非偽，身非身相俱不可得，偽身亦爾，是故偽身即是實際。」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定趣菩提不復退轉。」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已近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是諸菩薩現覺法性離一切分別如大菩提故。」

曼殊室利亦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如佛世尊堪受世間供養恭敬。何以故？於一切法覺實性故。」

時，有女人名無緣慮，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有情於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皆不緣慮。所以者何？達一切法都無所有，能、所緣慮俱不可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知已住不退轉地，定趣菩提不復退轉。舍利子等！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歡喜、信樂、聽聞、受持，轉為他說心無厭倦；是諸有情能為一切真實廣大殊勝施主，

能施一切無上財寶，具足布施波羅蜜多；是諸有情淨戒圓滿，具真淨戒、具勝淨戒，淨戒功德皆已圓滿，具足淨戒波羅蜜多；是諸有情安忍圓滿，具真安忍、具勝安忍，安忍功德皆已圓滿，具足安忍波羅蜜多；是諸有情精進圓滿，具真精進、具勝精進，精進功德皆已圓滿，具足精進波羅蜜多；是諸有情靜慮圓滿，具真靜慮、具勝靜慮，靜慮功德皆已圓滿，具足靜慮波羅蜜多；是諸有情般若圓滿，具真般若、具勝般若，般若功德皆已圓滿，具足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有情成就真勝慈、悲、喜、捨，亦能為他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觀何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於無上正等菩提尚無住心，況當欲證！我於菩提無求趣意。所以者何？菩提即我，我即菩提，如何求趣？」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巧說甚深義處。汝於先佛多植善根，久發大願，能依無得修行種種清淨梵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於諸法有所得者，可依無得修淨梵行。我都不見有法可得及無所得，如何可言能依無得修淨梵行？」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見我聲聞德耶？」

「世尊！我見！」

佛言：「童子！汝云何見？」

「世尊！今我見諸聲聞，非異生、非聖者，非有學、非無學，非可見、非不可見，非見者、非不見者，非多、非少，非小、非大，非已調伏、非未調伏，我如是見而無見想。」

時，舍利子便問彼言：「於聲聞乘既如是見，復云何見正等覺乘？」

「大德！我今不見菩薩，亦復不見諸菩薩法。不見菩提，亦復不見趣菩提法，亦不見有趣菩提行，亦不見有證菩提法，不見有能證菩提者。我如是見正等覺乘，謂於其中都無所見。」

時，舍利子復問彼言：「汝於如來當云何見？」

「大德！止！止！勿於如來大龍象王而興言論。」

「曼殊室利！所言佛者，是何增語？」

「今問大德：所言我者，復何增語？」

舍利子言：「我者但有假立名字，是空增語。」

「大德當知！佛之增語即我增語，我之與佛俱畢竟空，但隨世間假立名字。菩提名字亦是假立，不可尋此求實菩提，菩提相空不可表示。何以故？名字、菩提二俱空故。名字空故言說亦空，不可以空表示空法；菩提空故佛亦是空，故所言佛是空增語。」

「復次，大德！所言佛者，無來無去、無生無滅，無所證得、無所成就，無名、無相不可分別，無言、無說不可表示，唯微妙智自內證知，謂諸如來覺一切法畢竟空寂證大菩提，隨順世間假立名字，故稱為佛非為實有，若有若無不可得故。」

「復次，大德！如來所證微妙智慧說名菩提，成就菩提故名為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由此佛名是空增語。」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曼殊室利所說深法，非初學者所能了知。」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壽舍利子言：「我所說者，非唯初學不能解了，所作已辦阿羅漢等亦不能知，非我所說有能知者。所以者何？菩提之相非識所識，無見無聞、無得無念、無生無滅，不可說示、不可聽受。如是菩提性相空寂，諸大菩薩尚未能知，何況二乘所知解了！菩提性相尚不可得，況當有實證菩提者！」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佛於法界豈不證耶？」

「不也！大德！所以者何？佛即法界，法界即佛，法界不應還證法界。」

「又，舍利子！一切法空說為法界，即此法界說為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菩提、法界，皆是佛境無二無別，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有為無為、有非有等。」

「又，舍利子！一切法性亦無二無別，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不

可了知故則無言說，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所以者何？諸法本性都無所有，不可施設在此在彼、此物彼物。

「又，舍利子！若造無間，當知即造不可思議亦造實際。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議與五無間，俱即實際性無差別。既無有能造實際者，是故無間、不可思議亦不可造。由斯理趣，造無間者非墮地獄，不思議者非得生天；造無間者亦非長夜沈淪生死，不思議者亦非究竟能證涅槃。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議與五無間皆住實際，性無差別，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因非果、非善非惡、非招惡趣非感人天、非證涅槃非沒生死。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善非惡、非高非下，無前後故。

「又，舍利子！犯重苾芻非墮地獄，淨持戒者非得生天；犯重苾芻非沈生死，淨持戒者非證涅槃；犯重苾芻非應毀訾，淨持戒者非應讚歎；犯重苾芻非應輕蔑，淨持戒者非應恭敬；犯重苾芻非應乖諍，淨持戒者非應和合；犯重苾芻非應遠離，淨持戒者非應親近；犯重苾芻非應損減，淨持戒者非應增益；犯重苾芻非不應供，淨持戒者非定應供；犯重苾芻非增長漏，淨持戒者非損減漏；犯重苾芻非不清淨，淨持戒者非定清淨；犯重苾芻非無淨信，淨持戒者非有淨信；犯重苾芻非不應受清淨信施，淨持戒者非定應受清淨信施。何以故？舍利子！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無差別故。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和合者，漏盡苾芻名不和合。」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與生因合，名和合者，諸阿羅漢無如是義，名不和合。我依此義作如是說。」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超怖者，漏盡苾芻名不超怖。」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於可怖法不生怖畏，名超怖者，諸阿羅漢知可怖法實無所有、無怖可超。我依此義作如是說。」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得無滅忍，諸菩薩眾得無生忍。」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不樂寂滅，名得無滅忍，諸菩薩眾不見法生，名得無生忍。我依此義作如是說。」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調伏者，漏盡苾芻名不調伏。」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未調伏故應可調伏，名調伏者，諸阿羅漢漏結已盡不復須調，名不調伏。我依此義作如是說。」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增上心超越行者，漏盡苾芻名心下劣非超越行。」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其心高舉行違法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諸阿羅漢其心謙下行順法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我依此義作如是說。」時，舍利子讚曼殊室利言：「善哉！善哉！善能為我解密語義。」

曼殊室利報言：「如是！如是！大德！我非但能解密語義，我亦即是一切漏盡真阿羅漢。何以故？我於聲聞、獨覺樂欲皆永不起故，名漏盡真阿羅漢。」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頗有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亦有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謂菩提中無有少法可名無上正等菩提，然真菩提性無差別，非坐可得、不坐便捨。由此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菩提，無相菩提不可證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間即此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間俱假施設，非真實有菩提之性，非可證得，非可修習，非可現見，彼五無間亦復如是。又一切法本性畢竟不可現見，於中無覺、無覺者，無見、無見者，無知、無知者，無分別、無分別者，離相平等名為菩提，五無間性亦復如是。由此菩提非可證得，言

可證得、修習、現見大菩提者是增上慢。」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謂我是如來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我不謂佛是實如來。所以者何？夫如來者以微妙智證會真如，妙智、真如二俱離相，真如離相非謂真如，妙智亦然非謂妙智，既無妙智及無真如，是故如來亦非真實。何以故？真如、妙智但假施設，如來亦爾，非二、不二。是故妙智、真如、如來，但有假名而無一實，故不謂佛是實如來。」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非疑惑於如來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何以故？我觀如來實不可得、無生無滅，故無所疑。」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來豈不出現世間？」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若真法界出現世間，可言如來出現於世，非真法界出現世間，是故如來亦不出現。」

「曼殊室利！汝謂殞伽沙數諸佛入涅槃不？」

「世尊！豈不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

「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今佛世尊現住世不？」

佛言：「如是！」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佛世尊現住世者，殞伽沙等諸佛世尊亦應住世。何以故？一切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相故。不思議相無生無滅，如何諸佛有入涅槃？是故，世尊！若未來佛當有出世，一切如來皆當出世；若過去佛已入涅槃，一切如來皆已滅度；若現在佛現證菩提，一切如來皆應現證。何以故？不思議中去、來、現在所有諸佛無差別故。然諸世間迷謬執著種種戲論，謂佛世尊有生有滅，有證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所說法，唯有如來、不退菩薩、大阿羅漢所能解了，餘不能知。何以故？唯如來等聞是深法，如實了達不讚不毀，知心、非心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悉平等，心及非心俱不可得，由此於法無讚無毀。」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於是深法誰當讚毀？」

佛言：「童子！愚夫異生彼如是心非實心性，同佛心性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愚夫異生心、非心性，同佛心性不思議耶？」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佛、有情心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不思議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佛、有情心及一切法，若皆平等、不可思議；今諸聖賢求涅槃者，勤行精進豈不唐捐？所以者何？不思議性與涅槃性既無差別，何用更求？若有說言此異生法、此聖者法有差別相，當知彼人未曾親近真淨善友，作如是說，令諸有情執二法異，沈淪生死不得涅槃。」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於有情類最為勝不？」

「世尊！若有真實有情，我願如來於彼最勝，然有情類實不可得。」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佛成就不思議法耶？」

「世尊！若有不思議法實可成就，我願如來成就彼法，然無是事。」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說法調伏弟子眾不？」

「世尊！若有說法調伏真如法界，我願如來說法調伏諸弟子眾，然佛世尊出現於世，於有情類都無恩德。所以者何？諸有情類皆住無雜真如法界，於此界中異生、聖者、能說、能受俱不可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是世無上真福田不？」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諸福田是實有者，我亦願佛於彼無上，然諸福田實不可得，是故諸佛皆非福田、非非福田，以福、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然世間田能無盡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無盡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又世間田無轉變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無變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又世間田用難思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難思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諸佛福田雖實無上，而植福者無減無增。」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佛福田相不可思議，若有於中而植福者，

即便能了平等法性，達一切法無減無增，故佛福田最為無上。」

爾時，大地以佛世尊神力、法力六返變動。時，眾會中有十六億大苾芻眾，諸漏永盡心得解脫；七百苾芻尼、三千鄖波索迦、四萬鄖波斯迦、六十俱胝那庾多數欲界天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緣，今此大地六返變動？」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由妙吉祥說福田相，我今印許故現斯瑞。過去諸佛亦於此處說福田相令大地動，故於今時現如是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曼殊室利不可思議。所以者何？曼殊室利所說法相不可思議。」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之所說實難思議，誠如具壽舍利子說。」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我所說法不可說不可思議，亦不可說不可思議。所以者何？不可思議、可思議性俱無所有，但有音聲，一切音聲亦不可說不可思議、可思議性，以一切法自性離故。作是說者，乃名為說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現入不可思議三摩地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不現入此三摩地。所以者何？我都不見此三摩地性異於我，不見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不可思議三摩地

者，心、非心性俱不能入，云何可言我入此定？

「復次，世尊！我昔初學作意現入此三摩地，非於今時復更作意現入此定。如善射夫初學射業，注心龜的方乃發箭，久習成就能射毛端，不復注心在彼龜的，隨所欲射發箭便中；如是我先初學定位，要先繫念在不思議，然後乃能現入此定，久習成就，於此定中不復繫心任運能住。所以者何？我於諸定已得善巧，任運入出不復作意。」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觀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所以者何？於此定中似不恒住，然無餘定微妙寂靜同此定者。」曼殊室利便白具壽舍利子言：「大德！寧知更無餘定寂靜同此？」

舍利子言：「豈更有定寂靜同此？」

曼殊室利報言：「大德！若此可得，可言餘定寂靜同此，然不可得。」舍利子言：「曼殊室利！豈今此定亦不可得？」

「大德！此定實不可得。所以者何？謂一切定，可思議者有相可得，不思議者無相可得，此定既曰不可思議，是故定應實不可得。又，舍利子！不思議定，一切有情無不得者。所以者何？一切心性皆離心性，離心性者皆即名為不思議定，故有情類無不得者。」

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久發大願，所修梵行皆依無得，發言皆說甚深義處。曼殊室利！汝豈不以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一切時說甚深義？」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有所住，若深般若波羅蜜多有所住者，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為所住處，然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二想、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微妙寂靜，無起、無作、無動、無轉以為所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有法、不住無法，故此所住不可思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不現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

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界、法界無二無別，無二無別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無所有界，無所有界當知即是無生滅界，無生滅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與如來界、我界、法界無二無別。

「是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大菩提更不求證。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菩提故。世尊！若有實知我界即知無著，若知無著即知無法，若知無法即是佛智，佛智即是不思議智，當知佛智無法可知，名不知法。所以者何？此智自性都無所有，無所有法云何能於真法界轉？此智自性既無所有即無所著，若無所著即體非智，若體非智即無境界，若無境界即無所依，若無所依即無所住，若無所住即無生滅，若無生滅即不可得，若不可得即無所趣，既無所趣，此智不能作諸功德，亦復不能作非功德。所以者何？此無思慮我作功德、作非功德。無思慮智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即是佛智，是故此智於一切法無取不取，亦非前際中際後際、非先已生非先未生，無出無沒、非常非斷，更無餘智類此智者。由是此智不可思議，同於虛空不可比類，無此無彼、非好非醜；既無餘智類此可得，是故此智無等、不等，由此故名無等等智；又無餘智對此可得，是故此智無對、不對，由此故名無對對智。」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妙智不可動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如是妙智性不可動。如鍛金師燒鍊金璞，既得精熟秤量無動；此智亦爾，久修成熟，無作無證、無生無盡、無起無沒，安固不動。」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誰能信解如是妙智？」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能不行般涅槃法，於生死法亦能不行，於薩迦耶行寂滅行，於般涅槃行無動行。不斷貪欲、瞋恚、愚癡，亦

非不斷。所以者何？如是三毒自性遠離，非盡不盡；於生死法不起不墮，於諸聖道不離不修。彼於此智能深信解。」

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善說此事。」

爾時，具壽大迦葉波前白佛言：「當來之世，誰能於此法毘奈耶甚深義趣信解修學？」

佛告具壽大迦葉波：「今此會中苾芻等眾，當來之世，於此所說法毘奈耶甚深義趣，能生信解聽受修學，亦能為他演說流布。如大長者失無價珠，苦惱纏心愁憂不樂，後時還得踴躍歡喜。今此會中苾芻等眾亦復如是，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學；後不聞說如是法門，苦惱纏心愁憂不樂，咸作是念：『我等何時當更得聞如是深法？』後時若得聞此法門，踴躍歡喜復作是念：『我今得聞如是經典，即為見佛親近供養。』如圓綵樹胞初出時，三十三天踴躍歡喜：『此樹不久花必開敷、香氣氤氳，我等遊集。』苾芻等眾亦復如是，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受修行應生歡喜，一切佛法不久開敷。

「飲光當知！未來之世苾芻等眾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行心不沈沒，必於此會已得聽聞，歡喜受持、演說流布，當知彼類由聞是法，歡喜踴躍信受修行，不久開敷一切佛法。如來滅後，若有受持、演說、流布此經典者，當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護令彼事成。」

「飲光當知！若有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彼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已得聽聞，非適今也！如穿珠者，忽然遇得無價末尼，生大歡喜，當知彼類曾見此珠，故生歡喜，非今創見。如是當來諸苾芻等，深心愛樂聽聞正法，忽遇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聽聞、信受、修學，當知彼類已於往昔無量佛所曾聞是經，非於今時創聞能爾。」

「飲光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踴躍、樂聞無厭，數復慇懃重請演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過去已從曼殊室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信解、修學，亦曾親近曼殊室利供養恭敬，故能如是。譬如有人遇入城邑，其中一切園林、

池沼、舍宅、人物無不悉見；後至餘處，聞人讚說此城邑中所有勝事，深生歡喜請其重說，若更得聞倍復歡喜，彼由往昔皆曾見故。如是當來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樂聞嘗無厭足，慇懃固請重說深義，聞已讚歎倍生歡喜，當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親近曼殊室利，供養恭敬聽受斯法，故於今時能成是事。」

爾時，具壽大迦葉波便白佛言：「如來善說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行諸行、狀、相。」佛言：「如是！如汝所說。我已善說彼行、狀、相。」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狀、相，當知即非諸行、狀、相，以所聞法微妙寂靜，諸行、狀、相皆不可得，云何如來作如是說：我已善說彼行、狀、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狀、相，彼實皆非諸行、狀、相，以所聞法微妙寂靜，諸行、狀、相皆不可得。然彼聞說甚深法時，歡喜受持、信解、修學，必於過去已曾得聞歡喜受行，故能如是，此行、狀、相依世俗說，非勝義中有如是事。曼殊室利當知！顯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顯了一切佛法，通達真實不思議事。曼殊室利！我本修學菩薩行時所集善根，皆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得成滿。欲住菩薩不退轉地，欲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成辦。」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集菩薩所集善根，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通達一切法界平等之相，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疾證得一切佛法，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現覺諸法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覺諸法及能覺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諸佛法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證佛法及能證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無不具足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證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及能證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導一切有情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諸如來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礙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少真實若淨若染，生滅等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諸法非去、來、今及無為相，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去、來、今及無為故，諸法皆入真法界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疑惑，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能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及於其中都無執著，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慈心普覆一切，而於其中無有情想，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與世間同入法性無諸諍論，而於世間及諸諍論都無所得，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遍了達處、非處境都無罣礙，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來力、無畏等無邊佛法，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我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相、無為，無諸功德，無生、無滅，無力、無能，無去、無來，無入、無出，無損、無益，無知、無見，無體、無用，非造作者，亦不

能令諸法生滅，不令諸法為一、為異，無成、無壞，非慧、非境，非異生法、非聲聞法、非獨覺法、非菩薩法、非如來法，非證、不證，非得、不得，非盡、不盡，不入生死、不出生死，不入涅槃、不出涅槃，於諸佛法不成、不壞，於一切法非作、不作，非可思議、不可思議，離諸分別、絕諸戲論。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都無功德，云何如來勸有情類精勤修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所說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真實功德，善男子等若如是知，此即名為真實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勝三摩地，欲成菩薩勝三摩地，欲住如是三摩地中，見一切佛，知佛名字，及見如是諸佛世界，能證、能說諸法實相無障、無礙，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勿生厭倦。」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何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相、無名，無邊、無際，無歸依處，非思量境，非罪、非福，非闇、非明，如淨虛空等真法界，分齊、數量都不可得。由如是等種種因緣，是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甚深行處，若諸菩薩能行是處，於諸境界悉能通達，如是行處非一切乘之所行處。所以者何？如是行處無名、無相、非所分別，是故名為非所行處。」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懈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云何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諸菩薩眾云何修行？」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為莊嚴，是故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若菩薩摩訶薩欲入如是勝三摩地，先應聽聞、請問、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然後能入此三摩地。曼殊室利！若菩薩摩訶薩不動法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不可思議、不可戲論，如是能入一相莊嚴三摩地。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應處空閑離諸誼雜，結跏趺坐不思眾相，為欲利樂一切有情，於一如來專心繫念，審取名字、善想容儀，隨所在方端身正向。相續繫念此一如來，即為普觀三世諸佛。所以者何？曼殊室利！一佛所有無量無邊功德、辯才等一切佛，三世諸佛乘一真如證大菩提無差別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學，得入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普能了達無量無邊陀伽沙等諸佛法界無差別相，亦能總持無量無數陀伽沙等諸佛、菩薩已轉、未轉無上法輪。如阿難陀多聞智慧，於諸佛教得念總持，聲聞眾中雖最為勝，而所持教猶有分限。若得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多聞智慧、念總持力不可思議，普能受持無量無數陀伽沙等諸佛、菩薩無上法輪，一一法門皆能了達甚深義趣，宣說、開示，辯才無盡，勝阿難陀多百千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彼菩薩乘善男子等，云何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言：「童子！彼菩薩乘善男子等，精勤修學一相莊嚴三摩地者，常作是念：『我當云何能普通達諸佛法界，受持一切無上法輪，與諸有情作大饒益？』由斯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曼殊室利！彼菩薩乘善男子等，先聞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功德，發勤精進繫念思惟，如如思惟此定功德，如是如是功德相現；既見此相如先所聞，深生歡喜轉勤修習，漸次得入此三摩地，功德勝利不可思議。若諸有情毀謗正法，不信善惡、業障重者，彼於此定不能證得。」

「曼殊室利！譬如有人遇得寶珠，示治寶者言：『我此寶價直無量，然其形色未甚光鮮，汝當為我如法磨瑩，但令鮮淨勿壞形色。』」

其治寶者隨彼所言，依法專心如如磨瑩，如是如是光色漸發，乃至究竟映徹表裏，既修治已價直無量。曼殊室利！彼菩薩乘善男子等，漸次修學此三摩地亦復如是，乃至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曼殊室利！譬如日輪普放光明作大饒益，如是若得一相莊嚴三摩地時，普照法界，亦能了達一切法門，為諸有情作大饒益，功德勝利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如我所說種種法門皆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彼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時，所演法門亦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彼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時，隨演法門辯說無盡，速能成滿菩提分法。是故，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種種差別及一相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忍菩薩法不應修行，忍大菩提不應求趣，達一切法本性空故，彼由此忍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聞一切空心不驚疑，由此因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諸法無不皆空，心不迷悶亦無疑惑，彼於佛法常不捨離，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聞是語已即白佛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定由因緣而證得不？」佛言：「不爾！」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由因緣而證得不？」

佛言：「不爾！所以者何？不思議界不由因緣及非因緣而可證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當知即是不思議界。」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如是說心不驚怖；我說彼於無量佛所，已發大願、多種善根，是故苾芻、苾芻尼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疑亦不迷悶，彼為真實隨佛出家。若近事男、

近事女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疑亦不迷悶，彼為真實歸佛、法、僧。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不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不名為真實修學菩薩乘者。曼殊室利！譬如世間卉木、叢林、藥物、種子，一切皆依大地生長；如是菩薩世、出世間一切善根及餘勝事，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法，皆於無上正等菩提隨順證得無所乖諍。」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聞佛所說，便白佛言：「此贍部洲當來之世，於何城邑聚落處所演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人多信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今此眾中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信受修行，歡喜發願：『願我當來隨所生處，常聞般若波羅蜜多。』隨彼當來所生之處，宿願力故，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演說、開示人多信受。曼殊室利！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深信受者，我說彼類久殖善根，乘宿願力乃能如是。曼殊室利！有欲聽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應告言：『善男子等！隨意聽受勿生驚怖，疑惑、不信反增謗毀。』今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不顯有法，謂不顯有若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成壞可得。」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有苾芻、苾芻尼等來至我所，作是問言：『云何如來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當答言：『佛說諸法無違諍相。所以者何？都無有法能與法諍，亦無有情於佛所說能生信解。所以者何？諸有情類都不可得。』

「復次，世尊！我當告彼：『如來常說諸法實際。所以者何？諸法平等，無不皆是實際所攝，此中不說阿羅漢等能逮勝法。所以者何？阿羅漢等所證得法與異生法無差別相。』

「復次，世尊！我當告彼：『佛所說法，不令有情於般涅槃已、正、當得。何以故？以諸有情畢竟空故。』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來至我所，作是問言：『仁與如來嘗所談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請為說之，今希聽受！』我當告彼：『汝等

欲聞，勿起聽心，勿專繫念，當起如幻如化等心，如是乃能解我所說。汝等若欲聽我法者，當起是心：「今所聞法如空鳥跡、如石女兒。」如是乃能聽我所說。汝等若欲聞我法者，勿起二想。所以者何？我所說法遠離二想。汝等今應不壞我想、不起諸見，於諸佛法無所希求，異生法中不樂遷動。何以故？二法相空，無取捨故。』

「世尊！諸有請我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先如是教誡教授，以無相印定諸法，令求聽者離取著心，然後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汝能善說我所說法及說方便。」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見如來，欲親近佛供養恭敬，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請諸佛為大師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或不欲證，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得善巧，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自在起，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諸三摩地要知諸法無生無滅、無作無為方自在起。何以故？達諸法空無罣礙故。若諸有情欲達諸法皆有出離，無有一法無出離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達諸法但假施設無真實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欲了知諸有情類雖趣無上正等菩提，而無有情趣菩提者亦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達一切法即菩提故。若欲了達一切有情行菩提行，無不行者亦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菩提即是諸法實性，一切有情皆行諸法，無捨法者，諸行皆空，故無退沒。若欲了達一切法性即是菩提，一切菩提即是法界，此即實際，實際即空，心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顯示諸佛難思作用饒益有情，亦是如來所遊戲處。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示現，不可宣說，是無墮法；唯有如來如實覺了，方便善巧為有情說。」

「曼殊室利！若有苾芻、苾芻尼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下至受持一四句頌為他演說，定趣菩提住佛境界，況能如說而修行者！當知是人不墮惡趣，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歡喜信受，當知此輩於諸佛法定當證得，一切如來皆所印可，開許領受為弟子眾。」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如來無上法印，謂深般若波羅蜜多，獲無量福。如是法印，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諸阿羅漢、菩薩、智者及諸天神皆共守衛。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超諸惡趣、聲聞、獨覺，定當證得無上菩提。」

時，天帝釋即與無量三十三天諸天子等，各取種種天妙華香、溫鉢羅花、拘某陀花、鉢特摩花、奔荼利花、微妙音花、妙靈瑞花、栴檀香末，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奉散如來、曼殊室利、一切菩薩及聲聞等；復奏種種天諸音樂，歌讚妙法而為供養；復發願言：「願我等輩常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

時，天帝釋復發願言：「願贍部洲諸有情類，常聞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成辦佛法！我等天眾常衛護之，令受持者無諸留難。諸有情類少用功力而得聽聞、受持、讀誦，當知皆是諸天威力。」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天主！汝今能發是願，若有聞此歡喜受持，於諸佛法定能成辦，疾趣無上正等菩提。」曼殊室利即白佛言：「唯願如來以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一切。」

佛時即現大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大地六反振動；復現微笑，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曼殊室利便白佛言：「此即如來現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之相。」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我以神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令久住世饒益有情。諸佛世尊說勝法已，法爾皆起大神通力，護持此法令住世間，使諸天魔不能得便，諸惡人輩不能謗毀，一切外道深心

怖畏。若有精勤學此法者，一切障難無不殄滅。」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一切菩薩摩訶薩眾，曼殊室利而為上首，及苾芻等四部大眾，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一切眾會，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